

【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，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。】

這首偈是行法的總說。「說」是說法，也是指宗門對來機所說的話。如果把這個意思展開來講，就包括佛法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這表示多，法門無量；但是它的原理是一個，所以說『合理還歸一』，「合」是契合，契合到真理是一。《華嚴經》講的「一真法界」，《般若經》講的「一實相」，《維摩經》講的「不二法門」，淨土宗講的「一心不亂」，這都是講到「一」。「一」，還是勉強的一個名稱，古德說：「本自無二，一亦不立」；這樁事情就是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不是言說思量所能達到。既然這種原本不可說，而勉強說之為「一」，我們對「一」也就不能執著，執著就歸不了「一」。在禪宗裡，祖師大德為逗當機，有所謂「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」，「狗子無佛性，狗子有佛性」。從這些公案來看，我們可以體會到，諸佛如來、歷代祖師所說之言詞，句句都是活活潑潑，教我們契入一實相，決定沒有一個死方法來教導人。

『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』，這兩句講的是真性自用。「煩惱」，一般來講所謂七情五欲。在佛法裡說得更為清楚，如《百法》講的六種根本煩惱、二十種隨煩惱；換句話說，世出世間所說的煩惱，總不離貪瞋痴。從根本上說，貪瞋痴外，再加傲慢、疑惑、邪見（或稱惡見）。在煩惱之中，修道之人應常轉煩惱為般若智慧，此是修行見性的原則，亦是契合一真理體的修為，在般若裡稱作「觀照般若」。所以，怕的是我們提不起觀照般若，就為煩惱所轉。若能在煩惱之中提起觀照，這是「生慧日」。這句經文裡，我們要特別注意「常」字，要時常提起觀照的功夫，古人所謂「不怕念

起，只怕覺遲」。

【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】

前面兩句是邪正的定義，教我們認識什麼是邪、什麼是正。「邪」就是煩惱生起，妄念起來時就是邪來，妄念去除就是正來。妄念如何去除？覺；「念起即覺，覺之即無」。換句話說，念起是「邪來」，覺了是「正來」。但是，這樣的邪正是相對而生，是二不是一。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所以，後半偈教導我們：『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』邪與正都要離開；換言之，邪正不二，邪正一如。若是我們要去邪存正，正還是邪，所以必須要做到「兩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這時清淨心才能現前。清淨心就是真如本性；換句話說，祖祖相傳就是傳見性法，見性法就是一顆清淨心。假如我們疏忽清淨心，不曉得在清淨心上用功夫，我們在菩提大道就走入歧途。清淨心是一定要證得的，但是清淨心也是最不容易證得。為什麼？《楞嚴經》云：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。」我們在一一切境界中才存分別，就已經落到生滅門，就成了知見立知。

《壇經·參請機緣品》，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「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這首偈在我們看來，這個境界相當不錯，正如神秀大師的偈頌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是一樣的意思。可是六祖大師聽了之後，就知道這個境界依舊未明心地。若照此方法來修行，則是增長葛藤、增加繫縛。所以，他從反面對症下藥，說「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這首偈的用意，就是「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」。祖師這首偈是針對臥輪來作的，若不是臥輪的境界，這是決定用不得的。為什麼？你起心動念就又錯了。可見，我們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就是在修學過程裡，也不能起心動念，當然更不可以有所執著；佛法是破執著之法，一有執

著就錯了。

【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】

「菩提」是印度話，中國意思是「覺」，覺是覺悟。此處所說的境界，有事有理。從理上講，由斷煩惱障而證得一切智，這是通於三乘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）的菩提。從事上講，由斷所知障而證得一切種智，了知一切諸法，這是如來的菩提。如來菩提通於此二者，故稱大菩提。

『菩提本自性』，如來的大覺本是自性中具足。六祖說：「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」，明白指出自性就是第八識。六祖當時三更入室，聽受五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說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祖師於言下大徹大悟，順口說出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，這也證明一切眾生與十方如來的自性沒有兩樣。迷了菩提自性是凡夫，悟了菩提自性是佛，佛與凡夫只不過是迷悟不同而已。在此祖師說，第一句是自覺，本來覺；第二句是轉本覺為不覺，正是《起信論》所謂「一念不覺」。「一念」是什麼？就是起心。『起心即是妄』，我們在一切法中起心動念，就是妄想，就是無明。

『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』此偈前兩句是從本覺而迷成了不覺，後兩句是本覺在不覺之中。只要我們能正，「正」是什麼意思？是「邪正俱不用」，這就是正。你用邪，當然錯了，你用正，還是錯了；必須要邪正都不用，這才是佛所說的正法，三障就能離開了。「三障」是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。這三障說出輪迴的現象。煩惱是起惑，就是迷惑；業障是由迷而造作種種善惡業；有了業，業遇緣一定有果報，就成報障。這就是惑、業、苦所造成的三界六道輪迴的現象。這一句中，祖師教導我們超越輪迴的原理，就在

個「正」字；「正」字簡單的說，就是真心在一切境界裡，永遠是一念不生、兩邊不著。諸位要曉得，起心動念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這樁事情，我們在《楞嚴經》讀得很多。楞嚴會上佛教導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根就是正，因為根確實是在一切境界中不生分別、不起執著。由此可知，生分別、起執著的是妄識，不是真心；也就是不是清淨心，那是在妄識之中，在妄緣之中。

【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】

這首偈是教導我們自覺法。修道是修什麼道？就是修見性之道、修成佛之道。修見性成佛道者，於世間一切事業皆不相妨礙，正是《華嚴經》所說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但是，修行人須『常自見己過』，與道即相應。「常自見」就是自覺，怕的是見不到自己過失。「過」，並不是說我們造罪過、做錯事情，這種過我們容易覺察，凡夫都曉得，不是大修行人事情。此地，「過」是指用邪、用正。用邪不必說，我們一般人都知道是過，用正也是過，這就很不容易懂。前面說「邪正俱不用」，我們執著在正，分別在正，這就有很大的過失。

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說：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，縱遇鋒刀常坦坦，假饒毒藥也閒閒。」這句話我們聽起來很不容易懂，也沒有法子肯定它。為什麼？遇到利刀來傷害，或者遇到毒藥，我們想想：我們起不起分別，動不動心？一生分別、一起執著就錯了。這是講的世間法。再講出世間法，譬如戒律，小乘戒如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大乘戒如菩薩戒，我們若是執著於戒相，錯了，不執著於戒相，也錯了。為什麼？不守戒是犯過失，存心持戒亦不是正。「邪正俱不用」，是持而無持，無持而持；運用於念佛上，是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」。要見到這個境界，與道才能相應，就是「相當」的意思。這個境界非常微細，必須時常警覺自己，於一

切法中，尤其是於大乘法門，無論自修、弘揚，我們有沒有執著、有沒有分別、有沒有起心動念；若有執著、分別、起心動念，即是自己過。能見到自己的過，與道即相當。